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後漢書三十六

鄭興傳 子衆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 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 天鳳中 王莽年也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 左氏義也 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 說文曰詁訓古言也音古度反三統歷劉歆撰謂夏殷周歷也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

相事先入長安松以興爲長史令還奉迎
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
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荊楚權政未施更始起南陽南陽禹荊州故曰荊楚也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
莽開關郊迎者何也山西謂陝山已西也此天下同苦
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
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
小白入齊不稱戾未朝廟故也小白齊桓公也春秋齊小
白入于齊公羊傳曰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今議者欲先定赤
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
家之守轉在函谷言若不早都關中有人先入則國家鎮守轉在函谷也雖
卧洛陽庸得安枕乎庸用也更始曰朕西決矣
拜興爲諫議大夫使安集關西及朔方涼
益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
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
乃西歸隴嘉虛心禮請○劉攽曰案文少一嘉字而興恥

爲之屈稱疾不起置酒於已自飾常以爲西伯復作（西伯文上也作起也）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與聞而說置曰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左氏富辰諫周襄王之辭）間者諸將集會無乃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論語孔子曰二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史記曰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人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後聞紂殺比干囚箕子乃告諸侯以伐之故曰待時也）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劉攽曰案文昭當作招）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置竟不爾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置曰夫大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

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
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傳杜預注曰器車服名爵號也不
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
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置病之而止
病由難也又置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
葬父母置器不聽而從興舍益其秩禮興入
見置器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
歸身明德興嘗爲京州刺史置爲
西州將軍故曰僚舊也幸蒙覆載之
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
以禮死葬之以禮奉以周旋弗
敢失墜周旋由遵奉也左傳季文子曰先大夫臧文
仲教行父事君之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也
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從舍
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由釣
餌也餌無禮甚矣將
軍焉用之置器曰置器將不足留故罪興曰將
軍據七郡之地七郡天水隴西武威張
掖酒泉敦煌金城也擁羌胡
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

爲專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爲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左傳趙襄曰臣亟聞郤縠之言矣郤縠悅禮樂而敦詩書也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左傳子產辨黃熊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觀射父楚大夫也對昭王以重黎羲和之事見國語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張仲周宣王待賢臣也燕樂也翼敬也詩小雅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爲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同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左傳晉伯宗之辭天反時爲災謂寒暑物

節也地反物爲妖謂羣物失性也往來以來譴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杜預注曰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也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於是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不舉盛饌避辭用辭以自責也此以上皆左傳載魯太史苔季平子之詞也避正寢過日食時也樂用鼓奏鼓伐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譴

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史記曰桓公與兄子糾爭位糾使公即位任政於管仲也又晉文公自秦歸國懷公故臣郤芮誅燒公宮殺文公宮者勃鞮告之後文公以郤穀爲中軍師穀即郤芮之族文公不以爲讎而任焉言唯賢是用不私其私也今公卿大夫

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
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若用功臣功臣
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
晉以成盛已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
功濟成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
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
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
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正月夏之四月

此亦急咎之罰書曰急恒寒若天於賢聖之君猶慈
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
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
臣惶促宜留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
剋能也柔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剋博採廣謀納羣下之
策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
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
曰卿之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

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征南將軍岑彭積弩將軍傅俊屯津鄉以拒公孫述津鄉在今荊州也會征南將軍岑彭爲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運勺令蓮勺縣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下邳縣東北蓮音輦勺音酌是時喪亂之

餘郡縣殘荒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斟酌謂取其意指也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閿鄉閿音聞古字也建安中改作聞三公連辟不肯應卒于家子衆

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

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
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
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無欲爲
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
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
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
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
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illegible]坐懸飛[illegible]誹謗

鄭興

下獄死事見梁統傳也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永
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
司馬漢官儀曰越騎司馬一人秩千石也復留給事中是時北
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
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
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拔刀
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
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

比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武帝開通西域本三十六國）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絶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信音申）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駮議者不敢復言（駮議謂勸單于歸漢）如是南庭動揺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埶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

鄭衆

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荅不敢爲患（明帝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栢）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

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脩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武帝國用不足乃賣鹽鐵置官以主之昭帝罷之今議欲復之）詔數

鄭興

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爲長樂未央廄令（續漢志曰廄令一人秩六百石）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爲郎衆曾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傳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宣帝時梁丘賀之爲也）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爲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乃奉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論語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言人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即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今衆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爲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爲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後出哀益可怪晚發愈可

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黎黌不充田
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
火之中非國家之寇在於帷帳矣王莽時青徐二郡爲寇號青徐賊○劉攽曰胡貊守關案關當作闕方喻迫近不當云關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
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
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
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

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
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傅士梁恭山陽太
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
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
又不能達達進也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
不行知而不言不可問口以爲人師願推
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
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時尚書令韓歆

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費直字長弱善易長於卦筮見前書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起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沛人高相善易與費直同時見前書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前書曰騶氏無師夾氏未知其書也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

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論語孔子之言弗叛言不違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絶學無憂絶未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于知

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自衛還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見史記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猶習也異端謂奇技也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穀梁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公羊傳曰君子曷爲春秋樂堯舜之道也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己天下之事所

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易下繫之文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今易無此文也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録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後升爲出妻所告坐繫得出遠鄉里永平中爲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陳元傳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廣信故城在今梧州蒼梧縣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向時而別自名家元父欽字子侯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故曰別也賈護字季君並見前書也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爲猒難將軍猒一葉反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爲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

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撥理也語見公羊傳深愍經藝謬雜眞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授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與猶黨也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弦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相與爲友子期死伯牙破琴絶弦不復鼓琴以時人莫之能聽也見呂覽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卞和得寶玉獻楚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歿後復獻之文王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其璞於郊泣盡以血繼之王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事見韓子也中尼聖德而不容於世仲尼去魯斥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見史記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籍見博士范升等所議

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戳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媟押也黷垢濁也音丁括反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扶瑕適釁扶音於決反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大戴記小辯篇孔子曰小辯破言小言破義破道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

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盤庚都毀自毀遷於殷文王都酆武王都鄗周公輔成王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劉攽曰有詔詔字太子案文多一詔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與石渠閣以藏祕書在未央殿北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韋玄成梁丘賀等講論五經於石渠也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

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不則違之論語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何晏注云麻冕緇布冠也古績麻三十升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時臣騎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務目離朱黃帝時明目者也一號離婁愼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師曠不爲新聲易耳師曠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告之曰爲我聽寫之涓曰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鄙宿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洮汰猶洗濯也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闇織毛爲布貧者之服也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

日生之年也書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譁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

賓臣者霸言以臣爲師以臣爲賓也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論語文也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蕭何爲相國高帝賜劒履上殿入朝不趨太宗假宰輔之權太宗孝文也申屠嘉爲丞相坐府召太中大夫鄧通欲誅之孝文使持節召通令人謝嘉故曰假權也及云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偷竊也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徵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

變其父兄（王莽時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董忠爲王莽大司馬共劉歆等謀誅莽事發覺死也）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尚書曰文王自朝服食史記曰伯禽封魯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亦不賤矣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汝無以國驕人也）不聞其崇刺舉務篤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司察猶督察也）李通罷元後復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賈逵傳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

帝時爲梁王太傅（爲文帝子梁王揖之傅也）曾祖父光爲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憚（風俗通曰塗姓塗山氏之後憚字子眞受尚書於胡常見前書）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有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五家爲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等皆爲穀梁見前書也）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愷樂也悌易也言有和樂簡易之德也俶儻卓異也）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左氏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臨邑東郡縣也復齊武王伯升孫北海王興子）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

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鸑鷟鳳之別名也周大夫內史過對周惠王曰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事見國語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仍頻也宣帝時神雀再見改爲年號後匈奴降服呼韓入朝也帝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左傳宋人執鄭祭仲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許之遂出莊公而立厲公杜預注云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被拘廢長立少故書名罪之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之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知權柰何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

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左傳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讎書以譏之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服罪也其服罪柰何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左傳楚平王將殺伍奢召伍奢子伍尚伍員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父不可棄名不可廢子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父讎公羊傳曰父受誅子復讎推恩之道也公羊不詳子胥復讎是不深父也左傳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滅已是以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公羊傳冬黑弓以濫來奔又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好地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

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寃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祕書建平中建平哀帝年也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排擯却也劉歆建立左氏哀帝令歆與諸儒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乃移書太常以責之故被排擯事見前書

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讎至光武皇帝

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左傳曰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又曰君命天也天可讎乎委質策名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又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以有無父之國則可是崇君父卑臣子也左氏五人雖微序在諸侯之上又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是彊幹弱枝也又曰盡而不汚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史記曰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且三代異物損益

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施讎孟喜梁丘賀也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歐陽和伯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也並見前書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春秋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會自秦還晉其處者爲劉氏明漢承堯後也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史記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立是爲帝顓頊當時五經家同爲此說若以顓頊代黃帝以土德王即顓頊當爲金德高辛爲水德

堯爲木德漢承堯後自然不得爲火德也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左氏傳曰黃帝氏以雲紀少昊氏以鳥紀是以少昊代黃帝也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感生白帝朱宣少昊氏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改元謂改建初九年爲元和元年正歷謂元和二年始用四分歷也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雜遝言多也章帝時鳳皇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二十九黃龍三十四神雀白燕等史官不可勝紀見東觀記猶朝夕恪勤遊

情六藝研機綜微歷廢不審覈覈實也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廢學謂左氏傳也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達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公羊高作春秋傳號曰公羊春秋嚴彭祖顏安樂俱受公羊春秋故公羊有嚴顏之學見前書也與簡紙經傳各一通竹簡紙也達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達母病此子無人

事於外無人事謂不廣交通也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屢數也空乏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卒餓死也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韓嬰爲韓詩毛萇爲毛詩故謂事之指意也遷爲衛士令北宮衛士令一人掌南北宮秩比六百石見續漢志也八年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達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千乘王伉宣帝子也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達爲左中郎將八年復爲侍中領騎都尉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之並蒙優禮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

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祝詛也東觀記曰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心不直者終不敢祝也不直者大夫祿歸鄉里郡中以老病乞身帝賜以終無敢言位至侍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食母悔之強爲飯宗親共異之因字曰異也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爲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達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

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應劭風俗通義曰授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綱紀國體原本要化此通儒也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爲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亦徒有以焉爾言賈鄭雖爲儒宗而不爲帝所重故曰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

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賈逵附會文致謂引左氏明漢爲堯後也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言時主不重經而重讖也

張霸傳 子揩 揩子陵 陵弟玄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饒焉饒猶益也後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

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舉孝廉光祿王事稍遷光祿勳之主事也見漢官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爲潁川太守松爲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慕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初霸以樊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爲二十萬言更名張

氏學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謡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昃（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也）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後徵四遷爲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隲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爲交霸逡巡（史記蔡澤之辭也易豐卦）

不荅衆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爲五更會疾卒年七十遺勑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贏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贏博二縣名屬泰山郡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於贏博之間因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將作大匠翟酺等與諸門人追録本

行謚曰憲文中子揩

揩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車馬塡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揩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

張揩

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漢安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揩行慕原憲操擬夷齊原憲魯人字子思孔子弟子清約守節貧而樂道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羣俗前此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揩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

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指從學之指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指言從學術指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年七十終於家子

陵

陵字處沖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劒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劒引林虎賁奪冀劒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陵弟玄玄字處沖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

張温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温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温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已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

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歎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温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今知之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

左傳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

山在今汝州南

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爲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疆起至輪氏道病終輪氏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洛州洛陽縣城西南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衆馳一介爭禮氈幄一介單使也左傳曰君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氈幄謂匈奴也升元守經義偏情較霸貴知止辭交戚里公超善術所舍成市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　後漢書三十七

桓榮傳　子郁　孫焉　曾孫鸞　玄孫典　玄孫彬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續漢書曰榮本齊人遷于龍亢至榮六葉東觀記曰榮本齊桓公後也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謚立族命氏焉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朱普字公文受業於平當爲博士徒衆尤盛見前書貧窶無資字林曰窶空也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闚家園至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

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從音七容反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人也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爲高

第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無子湯乃去榮妻爲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大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建武十六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嘗歎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湯以明經當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常言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拜爲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劉攽曰案文入使當作使入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數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魯歐陽博士欽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楊

州從事皐弘帝曰俞往汝諧舉物令往言以能和諧此官謝承書曰皐閎字奉卿吳郡人也家代爲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子徽至司徒長史也因拜榮爲博士引閎弘爲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蘊藉猶言覽博有餘也蘊音於問反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厭服也音一葉罷吹管奏雅頌也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眞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傅問病賜以珍羞蓋惟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

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言可任也）博士張佚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叡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續漢書曰三公東西曹掾四百石餘掾比二百石歸猶謝也）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

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此上二句周易之繫辭與音預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前書于寬文學於曰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是先師謝弟子下則去家慕卿求謝師門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見皐魚哭孔子曰子非有喪何哭悲也皐魚曰吾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沒吾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往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見者親也孔子曰弟子識之於是門人辭歸者十有三也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史記曰伏聞太后玉體不安君子於玉比德故以言也二十年拜爲太常

榮初遭喪卒與人桓元卿同飢乞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數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乃若是哉東觀漢記曰榮爲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子弟謂曰平生笑盡氣力今何如元卿曰我安能知此哉顯宗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爲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

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大師在是東觀記曰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謙曰大師在是也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三雍宮也謂明堂靈臺辟雍前書音義曰皆叶天人雍和之氣爲之故謂三雍五更五更解見明紀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之也乃封榮爲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東觀記曰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詩云曰就月將示我顯德行乃封之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大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又駕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劒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首陽山在今偃師縣西北也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

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華嶠書曰榮弟子丁鴻學最高子郁嗣雍早卒小子郁嗣論曰張佚訐切陰戾以取高位危言犯衆志士爲之懷恥秦兵圍趙時魯仲連在趙因說令退兵平原君趙勝乃以千金爲仲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能排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見史記也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歌詩小雅角弓篇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風人猶詩人也而佚廷議戚援自居全德佚諫

云當用天下之賢才而乃自當其任故曰自居全德全德言無玷缺也莊子曰是謂全德也意者以廉不足乎音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麑以罪作傳並解見吳漢傳蓋推仁審僞本乎其情君人者能以此察則眞邪幾於辨矣幾近也音鉅依反郁字仲恩少以父任爲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違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

受封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其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遷侍中東觀記曰永平十四年爲議郎遷侍中也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行之家也宣明殿後東觀記曰上謂郁曰卿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爲孔子卿爲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昔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以侍中監虎賁中郎將○劉攽曰案漢無監虎賁官蓋是兼字與丁鴻同也永平十五年

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詔勑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録東觀記曰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劒郁乃上疏皇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爲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爲卓絶於衆宜思遠慮以光朝廷肅宗即位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華嶠書曰郁上書乞身天子憂之有詔公卿議議者皆以郁身爲名儒學者之家可許之於是詔郁以侍中行服也建初二年遷屯騎校尉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

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自禮記以下至此以上皆大戴禮之文也切而不勤謂習與智長則常自切厲而不須勤勑若性猶自然也襁綰也褓小兒被也保當作褓古字通也史佚成王時史官名佚賢者也維持也遺失也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

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韋賢字長儒魯國鄒人治魯詩蔡義河內溫人也爲韓詩給事中[illegible]侯勝魯人也字長公治歐陽尚書並見前書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酺等並自有傳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

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
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
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頃
之轉爲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鴻
爲太常明年病卒郁經授二帝恩寵甚篤
賞賜前後數百千萬顯於當世門人楊震
朱寵皆至三公（鄧騭傳曰朱寵字仲威京兆人也篤行好學從恒榮授尚書位至太尉）

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

長多過其實（長音直亮反）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
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
有恒君大小大常句于普嗣傳爵至曾
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華嶠書曰郁八子普延焉俊酆良普嗣矣傳國至曾孫絕酆良子孫皆傳學有才能）孫鸞曾孫郴並知名

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爲郎明經篤行有名
稱永初元年入授安帝三遷爲侍中步兵
校尉永寧中順帝立爲皇太子以焉爲太

子少傳月餘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
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拜光
祿大夫遷太常時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焉
與太僕來歷廷尉張皓諫不能得事已具
來歷傳順帝即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並
録尚書事焉復入授經禁中因讌見建言
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省猶視也帝從之以焉
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讓不受視事三

桓榮

年坐辟召禁錮者爲吏免復拜光祿大夫
陽嘉二年代來歷爲大鴻臚數日遷爲太
常永和五年代王龔爲太尉漢安元年以
日食免明年卒於家弟子傳業者數百人
黃瓊楊賜最爲顯貴焉孫典

子
典

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華嶠書曰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焉立廉
操不取於人門生故吏問遺一無所受也以尚書教授潁川門徒數

百人舉孝廉爲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以
罪被誅（沛相）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
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爲立祠堂
盡禮而去辟司徒表隗府舉高第拜侍御
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劉攽曰案典爲御史非執政者政當作正）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
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及黃巾賊起衆
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以牾宦官賞不行

在御史十年不調（華嶠書作十年）後出爲郎靈帝崩
大將軍何進秉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
中郎將（華嶠書曰遷平津都尉鉤盾令羽林中郎將也○劉攽曰案平津都尉鉤盾令爲都尉也典又爲鉤盾令故知其必是中都官也）獻帝即位三
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閹官功雖不遂忠
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爲郎賜錢二十萬從
西入關拜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車駕都
許遷光祿勳建安六年卒官

鸞字始春焉弟子也東觀記民龍舒矣相也少立操行
褞袍糟食不求盈餘東觀記曰鸞貞亮之性著乎幼沖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待賢狹於養已常着大布褞袍糟食醋餐也以世濁州郡多
非其人恥不肯仕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
有名迹乃舉鸞孝廉遷爲膠東令始到官
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
汝之間高其義後爲已吾汲二縣令東觀記曰陳留已吾長旬月間遷河內汲令甚有名績迹諸公並薦復徵辟
拜議郎○劉攽曰案徵則止徵之辟則諸府辟之議郎當云正而已明多辟字上陳
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死囚息役
賦書奏御悟內豎故不省以病免中平元
年年七十七卒于家子曄
曄字文林一名嚴東觀記嚴作曜尤修志介姑爲司
空楊賜夫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
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
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

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忮若此（忮堅也）賓客從者皆祇其志行一餐不受於人仕爲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並辟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社東觀記曰礹到吳郡楊州刺史劉繇振給穀食衣服所之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粮食布帛牛羊一無所當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事珠還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启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也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爲訟爲凶人所誣遂死于合浦獄

彬字彦林焉之兄孫也父麟字元鳳早有才惠（華嶠書曰麟生麟也）桓帝初爲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犯左右出爲許令（許縣名今許州許昌縣也）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

著詩讚說書凡二十一篇（案摯虞文章志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誄七首七說一首沛相郭府君書一首

彬少與蔡邕名初

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
方亦爲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
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
怨之遂章言彬等爲酒黨事下尚書令劉
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
以爲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爲之寒心猛
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
光和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

之所著七說及書凡二篇蔡邕等共論序
其志僉以爲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
嶷也 夙早也岐行貌也嶷也○劉攽曰案蔡邕本以早成爲一德傳寫之誤又以岐嶷在下當云夙智岐嶷早成也 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
苟祿絕高也辭隆從容絜操也 容下也音烏瓜切 乃共樹碑而頌焉劉猛琅邪人桓帝時爲宗
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靈帝即位太傅陳
蕃大將軍竇武輔政復徵用之

論曰伏氏自東京相襲爲名儒以取爵位（謂伏主已後至伏湛也）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論語云也）爲人者憑譽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爲己乎

丁鴻傳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綝字幼春王莽末守潁陽尉以世祖略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綝說其宰遂與俱降世祖大喜厚加賞勞以綝爲偏將軍因從征伐綝將兵先度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

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勑其子受封必求墝埆之地孫叔敖楚相也墝埆瘠薄之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封汝必無居地利也楚越之間有寢丘者甚惡可長有以食也見呂氏春秋也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

丁鴻

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縗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弱少也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任堪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仲公盛之字也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

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往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餓死於首陽之山吳札吳王壽夢之季子也諸兄欲讓其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皆是權時所行非常之道也伯夷當紂時吳札當周之末故言亂也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春秋衛靈公卒孫輒立父蒯聵與輒爭國公羊傳曰輒者曷爲蒯聵之子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命不以家事辭於王事故駿引以爲言也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

歎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續漢書載駿書曰臣聞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二人無功下車先封之表善顯仁爲國之砥礪也伏見丁鴻經明行修志節清妙由是上賢之也求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周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輔佐之功平王賜以車馬弓矢而策命之因以名篇事見尚書也賜御衣及綬稾食全車稾給也公車署名公車所在因以名諸待詔者皆居以待命故令給食焉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

戾東觀記曰魯陽郡也鄉在魯陽郡也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廣平王羨明帝子也東觀記曰與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也常樓望少府成封也騎校尉桓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焉也白虎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數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東觀記曰上嘆嗟其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萬續漢書亦同而此書獨作時人數也數受

賞賜擢徒校書○劉攽曰案漢校書者郎官而已鴻已爲二千石不當以校書爲擢徒也明衍校書二字遂代成封爲少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倀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馬亭鄉戾東觀記曰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柴祭於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引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滂滂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煙合黃鵠羣翔所謂神人以和蒼響之休符也上善焉又曰以盧江郡爲六安國所以徙封爲馬亭戾和帝即位遷太常永

元四年代表安爲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祀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周室衰謂幽王時也皇甫即幽王后之黨也詩小雅曰皇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其類非一故言之屬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十月之交詩小雅篇名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月交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金故甚惡也春秋日食三十六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劉向上書云弑君三十六夸據春秋與劉向同而東觀及續漢范氏諸本皆云三十二蓋誤也威柄謂周禮之八柄即爵祿生置予奪廢誅也利器謂國之權埶假借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廢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

晉諸呂擅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二桓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三家皆出自魯桓公故言二桓並專權魯國至魯昭公遂爲季氏所逐平子乃攝行君事田氏陳氏遂執齊政至田和乃篡齊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韓氏趙氏魏氏並專晉政韓趙魏卒三分晉國也諸呂謂呂產呂祿也產領南軍祿領北軍謀危劉氏曰統嗣幾移）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言親賢兼重方可執政孟子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也）今大將軍雖欲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

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勑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故言見戒也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東觀記亦云作先節俗本作失節字之誤也）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
詩大雅也雷電震耀天怒也戲豫猶逸豫也不敢自逸所吉敬天也若勑政責躬社
破巖之水源自洎洎干雲蔽日之木起於
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
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
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
臣前書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左官者人道尚右舍大子而事諸侯爲左官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依
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
之誅閒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
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
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
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爲姦吏小民吁嗟怨
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
不明三光日月星也天道尚剛周易曰乾健也君子終日乾乾是其剛也王不可以
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
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

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郡口五十六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爲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爲數自令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

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夏嗣東觀記及續漢書夏字作夔也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此上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泰伯周泰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泰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大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

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黎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 違法也未始猶未嘗也言泰伯伯夷性清潔超然去國未嘗故有求讓之名 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 徇營也言二子非營故至德稱於前古後代之人直欲營慕其名而昧其深致所以激射詭譎之行生而取與之聞多詭妄矣

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 彪讓國異母弟荊及鳳愷以國讓弟憲帝皆許焉弟不當襲爵故言非服而彪愷豈獨受美名而陷弟以不義也 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鍾 禮記曰夙夜強學以待問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鍾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而後盡其聲不善荅問者反此也 庭列

翰駕堂修禮容穆穆帝則擁經以從從就也丁
鴻翼翼讓而不飾高論白虎深言日食春秋
經書日有食之杜預注云日食者月掩日聖人
不言月掩日而以日食爲文闕於所不見也

柏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